第八战 诡计之雾

离天气预报中的日出时间越来越近，两人的呼吸都没来由地更加急促了一些。天际边也隐隐透出一丝鲜艳的红色，预示着日出的来临。

早已开始工作的相机，会精准地记录下日出的每分每秒。

与言澈估计的一致，已经能在那个碗一般的山头看到那呼之欲出的巨大火球了。红色愈加浓烈，而云海还是一片厚重的灰蓝色。

光线四下流窜，视野变得清明。血红色与橘色杂糅在一起，延展出了一条连绵的光带。比山峰更高的半空间或飘着几片云，此时也影印着灿烂的朝阳。再往上则是干净清澈的淡蓝色，美得让人挪不开眼睛。

在太阳从碗口一跃而上时，两人几乎都忘了呼吸，更是一言不发，生怕打扰了这绝美的风景。盛夏的白天里犹如火炉一般的大圆球，此时更像是一颗巨大的火红色汤圆，浮在满溢的碗口边缘。

默默无语地目送着太阳渐渐攀升，待到从碗口爬出一个拳头的高度时，两人才开始大喘气。言澈去查看相机，来回翻看，似乎对这次的记录很满意。

收拾好设备，刚刚过六点。两人在栏杆边嚼着肉干，底下的茫茫云海果然如言澈所说，开始有消散的迹象。

安容与见状，心里说不出的难受。之前的月华、昨晚的点点星河、刚才的日出，以及这即将消失的云海，为什么上天要一次又一次如此轻易地就夺走言澈赐予给他的种种神迹？就像一首歌，还未进入高|潮便戛然而止。

如果问起最想要的超能力是什么，他一定会回答“时间静止”。经历过越多与言澈在一起的美妙时光，他便越是极度渴望。

言澈再一次看穿了他在云海即将消逝前的感伤，摸了摸他的头，说道：“要不要休息下？一会儿可能还有好东西看。”

因为少了沉重的水和食物，下山的路会轻松很多，预计2个小时就能走到。原本的计划是看完日出后稍事休息，大约8点启程，10点左右到山脚。但是中间总免不了意外的耽搁，所以最终约的是12点在景区大门旁的停车场见面，现在休息一会儿是不会耽误行程的。

“哥，还有什么好东西能看啊？”安容与不解道，毕竟计划好的事已经都做完了。

“你先休息，一会儿我叫你。”也不知道言澈是怎么看出来安容与昨晚休息不够的，此时的语气非常坚持。

也不再多推辞，他现在的确有点犯困。昨晚光盯着言澈就不知道用了多久，而后还去弹了一场泪，眼睛现在还稍稍有些肿。

这一觉是沾到帐篷垫就睡着，被言澈摇醒时已经8点了。睡眼惺忪的少年在连环催促下打了几个哈欠才爬起来。这要是换了别人来叫他起床，指不定得发多大脾气。只是看到言澈微笑着的脸，什么起床气通通都憋回肚子里去了。

一边揉着眼睛一边被拉到揽胜台的边缘，看着脚下不远处的半空中漂浮着一些轻薄的云雾，磅礴厚重的云海果然已经烟消云散。仔细将视线可及的景色看了个遍，没有发现任何端倪的他有些不解地问道：“哥，有什么好东西看啊？”

言澈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站在他身后，扶着他的肩膀背对着太阳变换着角度和位置，并不时从左肩头伸出头来观测着什么。终于，在安容与即将激动到要飞升时，言澈把着他在一个没有护栏的边缘地带停了下来。

“你看那片雾上。”顺着言澈的右手食指看去，原本没睡醒半睁着眼的少年突然瞪大了眼。

“卧槽，这是什么鬼？”显然是没见过这场景，比起惊喜，简直都有点惊吓了。

瞅见这反应，言澈从他身后走了出来，两人并排站着。脚下不远处有一大片轻薄的云雾，或者更像是一阵轻烟，将之下的青葱笼罩得朦胧模糊。两人的影子在阳光投射下影印到云烟上，而从各人的角度来看，以头为中心，竟出现了一圈圈彩虹，犹如那夜的月华一般。整个黑乎乎的人影处在这神圣的轮回光圈中，像极了影视作品中佛像身旁的圈圈光环。

“这是布罗肯效应，也叫‘佛光’、‘宝光’。我看到清晨的云海时就感觉今天的天气条件不错，于是便等着云海散去。现在温度升高了一点，云变得稀薄，太阳也升了起来。我刚才自己过来试了试，发现运气还真不错，就叫你来了。”丝毫不给安容与反应的机会，言澈继续说道：“臭小子，睡得那么死，你要是再赖个几分钟床，不知道还能不能看到。楞着干啥，拍照啊。”

也顾不上消化那通神秘的形成原理，安容与赶忙掏出手机，他并不是个摄影爱好者，手机里的照片寥寥无几，大部分都是表情包。从昨晚开始，相册中多了几十张各式各样的风景图。虽然他不懂什么构图、光线，但揽翠山的天生丽质着实令照片增色不少，乍一看像极了那些桌面壁纸。

“哥，怎么就我头上有佛光，你没有呢？”拍了几张照片后，安容与有些不开心道。

“你看我这张照片。”似乎预料到了一般，言澈径直将手机递了过去。

“奇了怪了，你头上的佛光我怎么看不到？”又仔细看了看照片，安容与反应过来，“这张照片里面我的头上也没有佛光！”

“不管多少人并排站在一起，每个人都只能看到自己的佛光。”言澈解释道，话音刚落，他继续用目光搜寻着什么。

很快，他露出一个满意的笑容，指着佛光外层一个巨大的白色光圈说：“咱们运气真不错，雾虹也见着了。”

说着便自顾自回到安容与身后，以环绕的姿势握住他拿着手机的手，转到一个能完整拍到雾虹的角度，接着解释道：“雾虹与佛光的形成条件相似，所以能一并观测到。如果今天没起这云雾，那肯定是看不到的。虽然只有两层轮回，但是也足够壮观了。”

“哥，你之前说等等，就是在等这个吗？”刚从被言澈环抱的僵硬中缓和下来，安容与生硬地移动着手机，脑子更是乱麻一样，根本没听进去那些原理。

言澈笑了笑，点头示意：“我也没想到今天这么顺利，要知道我在家的时候，每天清晨都会去山上散步，可就是从来都没见过。”思绪已经飘回了家乡的青山白云，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动摇。

“也就是说，一带上我就出现了这么多神奇的景象？”少年心性表露无遗，非要给自己扯上点吉祥物的形象。

“也可以这么说，谁让你一来我就跟着沾光呢？”言澈的语气宠溺的十分认真，好像并没有在开玩笑一样。

“哥，那你以后去哪儿都带上我吧，到时候就能把天象看遍了。”

面对傻小子自然又天真的表情，言澈只是笑了笑，不置可否。人生路这么长，谁又能保证可以一辈子一起走？

果不其然，一阵清风拂过，轻薄的云烟随风而逝，佛光、雾虹也消失不见。所幸两人都拍了照片，总归是比念想要更清晰鲜明的。

等到风景都看透，在言澈的安排下，两人有条不紊地收拾起了行李。在拆帐篷前，安容与忍不住仔仔细细内内外外地看了个遍，拼命想记住躺在言澈身边的感觉，还有些悔恨为什么没有多清醒一会儿，就能多看几眼言澈的睡颜。

开始下山时是9点左右，两人合力把剩下的食物吃干抹净，留下一人一瓶水，轻装上路。有了昨日的经验，安容与这次喷洒的驱虫剂多得简直有些呛人，手上依旧不忘拿着个小树枝虚张声势。

由于山路崎岖，树叶层叠，稍隔远一些就可能看不见对面的人，偶尔碰见上山的游客发出的走路声，都能让安容与虚惊一场。

大概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言澈只好继续给他讲故事，这人一分心，就不容易捕捉到别处细微的声音。从安容与的反应来看，这招果然奏效，他连拿着树枝的手都忘了抬起来了。

想到昨天听的那两个过于重口的故事，安容与提前说好，这次要听个清淡一点的、与虫无关的故事。言澈思考了好一阵，才缓缓开口。

在他小时候，家里的大人们总说彩虹上住着长生不老的仙人，会施法术。这些神仙平日里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偶尔会来凡间看看有没有适合修炼的孩子，要是碰上合适的，就带回彩虹上去学仙门法术。那时他也不记得自己是不是已经见过彩虹了，总之心里暗暗下定决心下次彩虹出现时要去寻仙。

大概是在六七岁时，这个心愿依然在小言澈心里好好地住着。某个夏天的午后，刚下过一阵太阳雨，他搬着小板凳在门前等啊等，终于盼来了彩虹。转头和爸妈说了声“我去找彩虹了”，便拔腿就跑。

那天的彩虹很大，横跨了两座山，他就这么追着，通往彩虹的路好像没有尽头一般。因为住在半山腰，所以走的都是山路，等他回过神来发现彩虹不见了之时，已经完全不知道自己跑到哪儿了。

更惨的是，身上传来一阵阵又痒又痛的感觉，低头一看，裸露在衣服外面的皮肤，不知道什么时候被野草割了很多细小的伤口。原本在靠近山路的地方，都会有一些零零散散的住宅，可是那个地方除了树就是草，别的什么都看不见。

刚下过大雨，山路泥泞，小言澈的身上除了伤口，还弄上了不少泥巴，整个人狼狈不堪。但是出于男儿有泪不轻弹的尊严，他还是忍着没哭，继续摸索着在山里找路。

也不知道又走了多久，在杂草从中发现了一个小山洞，里面隐隐约约传出来水的声音。言澈说他当时大概是中邪了，竟然大着胆子进去了。

据他模糊的印象，走进去没多远，借着微弱的光，看见里面有很多形状各异的石笋。那时候自然不知道这是什么，只觉得一根根大长柱子承上启下的在地上和洞顶生长着，中间没有完全连起来。要是放到现在，指不定就被开发成旅游景点了。

再往里就黑黢黢的，他本来还想着摸索一下，结果不小心踢到一块石头，噼里啪啦响了一路，然后——不知道哪个角落的石头上，哗啦啦飞出来一大片蝙蝠，给年幼的他造成极大的心理阴影。

后来他就屁滚尿流地跑了出来，再也顾不上什么男子汉形象，凭着记忆边哭边往回跑。天已经黑了，他想起自己还没吃晚饭，哭也哭累了，找了块大石头就坐在上面望着天干抽抽，认为自己天资不好，所以老神仙们没有找到他。

雨后的夜空格外清透，他坐在大石头上看着漫天的繁星，竟然看得入迷。直到远处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他才回过神来——爸妈领着人过来找他了。

筒子楼的成年人几乎都来了，打着手电满山找了他一晚上，得亏的他看星星没再乱跑，不然可能还要更久。

回家的路都花了1个多小时，本来以为会被暴打一顿，结果父亲看到他之后也只是默默把他背在背上，然后在各位长辈的谆谆教导中回到了家。

言澈没有多说关于父母当时的反应，只是说自己到家一照镜子，身上衣服又脏又破，满身的红色小伤口，活像个小要饭的。之后爸妈就经常给他买一些世界自然丛书，他也终于知道彩虹桥上并没有什么神仙，而星星也是有生命的。

“后来那个溶洞呢？没人去开发吗？”安容与经常跟随爸妈去各地旅游，溶洞也去过好几个，如果开发得当的话，对于当地政府和人民来说都会是一条致富之道。

“那老山沟沟的，谁在意呢，而且我也没好意思说。”没等安容与问为什么不好意思，言澈又说道，“难道你让我跟他们说自己被蝙蝠吓哭了？”

两人相视而笑。虽然对于言澈来说这可能只是一段痛并快乐着的人生体验——毕竟人还是找回来了，而且还收获了新的爱好，但是安容与听得却是担惊受怕。那些细小的伤口早已经愈合，但是一想到年幼的言澈曾经受过这种苦难，他就恨不得自己能穿越过去，像个盖世英雄一样拯救那个无助的孩子。

“哥，我发现你小时候怎么跟个野人似的，到处乱跑就算了，求知欲还这么旺盛。还好你没对一些危险的事情感兴趣，不然……”安容与想了想，实在是想不起来什么算是危险的事。

“不然怎么样？要不是喜欢看这奇奇怪怪的天象，现在哪能带你来自制佛光呢？”言澈作势就想去弹这个说他是野人的少年的头。

“等等，自制？”原以为是纯天然无污染的现象，怎么成了人工制造的呢？

“不然我在那儿移了你半天，当我揩油呢？”

已经顾不上弄懂原理了，这还是第一次从言澈嘴里听到这种……骚话。安容与只恨自己没多长几个脑子，此时竟憋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无奈之下，他只得请求言澈继续讲故事，可言澈这下死活都不肯再讲，非说让他听去了自己好几个糗事，公平起见，该他讲了。

思来想去，安容与觉得自己16年的时光真是太平淡了，除了以前把几个倒霉孩子打得见了他都得绕道走外，好像再没有什么人值得一提的回忆了。

“打住打住，你这几个故事也太暴力了吧，把人家门牙都打掉了。”斯文正派成年人言澈表示这太不正能量了，年纪轻轻的怎么成天打架呢。

“可是真的很搞笑啊，他那段时间说话都漏风，哈哈哈。”捂着肚子笑了几声，又补充道：“后来大家就叫他缺哥，真是人才。再说了，还不是他自己非要动手，要和我争什么天下第一。”

“以后不许打架了，你又不是天下无敌，受伤了怎么办？”言澈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十分严肃，命令的语气不允许对方拒绝。

“哥，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打架了。”安容与心想，虽然言澈是站在一个长辈的角度上说的，但也是在关心自己。说起来他竟然非常享受言澈对他这样命令式的说话，只是要能命令一些其它的事情，就更好了。

下山的路果然轻松多了，不过连续2个小时走这样的蜿蜒山路，让膝盖有点痛。安容与给父亲打了个电话，虽然才11点半不到，但人家早已在停车场恭候多时，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三人照例的寒暄过后，安容与绘声绘色地说起这一天一夜增涨的见识，只可惜安父在开车，看不了照片。

开出市郊后，找了个最近的商场，三人进去吃饭。点完菜后，安容与打开聊天软件，这才想到自己两天没直播了。

果然，粉丝群里炸了锅，纷纷在猜测发生了什么。几个加了他好友的群管理更是每隔几小时就发来一条信息。本来他的直播时间很稳定，一段时间后便也不再提前通知，这次虽然是早就定好的计划，但他竟然兴奋激动到完全忘了还有直播这事儿，这时才像闯了大祸一般，思考着该怎么和粉丝们说。

也不好再拖了，他敲出几行字，迅速发送了出去。

【对不起大家，这两天去登山了，忘了说，晚点到家直播。】

虽然是星期四，但也正值午饭时间，大量消息涌了进来。

【卧槽，容儿 ，你可算是露面了！！！】

【失踪人口回归，群主可以不用报警了！】

【嘤嘤嘤容儿你终于说话了，人家等你等得花儿都谢了】

【登什么山？有照片吗？】

看着大家七嘴八舌的讨论，他简单回答了几个出镜率最高的问题：“谢谢关心。挺好玩的。现在在外面吃饭。好，照片一会儿发微博。”

听到他在外面吃饭，群里纷纷吵闹着让他开美食直播，说是只见过他在家扒饭，更重要的是必须弥补昨天没直播的精神损失。

经过一个月的直播，安容与爸妈大概也知道了这么回事儿，两人自诩“心态永远20岁”，只要不是违法的事儿，他二老都无条件支持。前几天查看直播间收益时，还被他亲妈撞个正着，吵吵着让请吃饭。

安容与表情无奈地和亲爹商量，说是粉丝们要看吃饭，不然就翻天了。安父一听乐了，没想到自己快40岁的人还能当一回小网红，当即表示没意见。他又眼巴巴望向言澈，因为他俩坐在同一边，言澈却只是笑笑，表示别拍到自己就行——一夜没好好睡，胡子都长出来半截了，忒憔悴。

得到大人们批准后，和群里说了一声，就鼓捣起了手机直播。好在APP做得简便，不一会儿，直播间就出现了他那张认真调试的脸。

【啊啊啊啊啊啊啊容儿】

【想死爹了宝贝儿】

【是在和父亲大人吃饭吗？叔叔您好，我是容儿的圈外女友】

【容儿你旁边是谁？】

弹幕一下子刷出来太多条，小小的手机屏幕开始微卡。和亲爹打了声招呼，就把摄像头切为后置。短暂黑屏后，安父那张虽然有岁月痕迹，但是成熟精练男人气质满满的脸出现在直播画面里。没想到他还挺乐呵，不仅和粉丝们问好，还感谢他们一直支持自家儿子。

开始上菜，安容与认真给每一道菜大镜头，看的弹幕纷纷喊饿。看着飞速飘过的留言，他没好气地说：“要看美食的是你们，现在流口水的也是你们，能不能行了？”

从来没有这么认真看这么久弹幕，他终于发现这些粉丝们是真的非常热情，心里暗暗感动。举着手机吃饭也有点累了，和大家商量过后，终于结束了直播，开始认真吃饭。没想到这短短的半小时，竟收到了将近三千的礼物，未入世的少年似乎发现了新的生财之道。

吃饱喝足，在回家的路上，安容与第一次发了一条和生活有关的微博——“登山观日出之旅，意外收获萤火虫、云海、佛光、雾虹。感谢全程为我辛勤讲解的百科老师！”

从几十张精美的照片中选9张出来可真不容易，挑挑拣拣了半小时，还特意选了一张和言澈的“合照”，才终于发了出去。

言澈没有微博，只能将这些美景发在朋友圈。一想到他今年又有一条记录是和自己有关的，安容与就压不住微微上扬的嘴角。他小心翼翼地打开朋友圈，九宫图正中间那张竟然和自己选的一样，佛光雾虹，只是那佛光分别出现在两人头上。

心满意足之后，才开始认真看起了这条记录。上方配字：“实地学习+夏令营，现在混口饭吃可真不容易。”而后的9张照片，明明都是同样的风景，由不同的人拍出来的效果竟然会如此不一样。

这天晚上，言澈忙着剪辑日出的视频，而安容与，在直播结束后竟破天荒地拉着爸妈坐在沙发中，向他们展示着这两天的收获。二老在感慨言老师认真负责之余，还特意表扬了他这半年的变化。不仅成绩提高了许多，连整个人的刺头都变少了。

以前仗着在中二的年龄，操着一颗普天之下皆傻逼的心，看谁都不顺眼。现在再也没人上门告状说又打了他家孩子，家长会时都会被老师抓着一顿夸。而跟着言老师的时候更是温驯的像一只羊羔，让二老不得不感叹这哪是请家教，这分明是回炉重造啊。

说完又忍不住夸奖这位别人家的孩子：“也不知道谁家姑娘能这么幸运嫁给他呢。”

这话安容与可不爱听了，他忿忿不平地冷哼一声：“呵呵，能有女人配得上我哥？”

“难道你就配得上？”亲娘说完这句话还不忘赏了个白眼。

“我咋了，我一表人才、玉树临风、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有您这么埋汰亲儿子的吗？”安容与心想，老娘，这可是顺着您的话茬接的，以后您儿子要是真把言老师带回了家，可别觉得脸疼。

自从那晚看见月华以后，安容与每天洗完澡都会在阳台放放风，希望有天能自己先发现什么稀罕玩意儿，然后告诉言澈。城市的天空像是被一块五颜六色的布拦住了一样，严丝合缝，没有透出一丝星光。

失望地躺回了床上，又仔仔细细翻看了一遍这两天的照片，这才称心满意地闭上了眼睛。